



與病為友的一生

星雲大師出身貧困，從童年開始，大小疾病纏身，「17歲那年染瘧疾，持續一個月寒熱交加到快死，奄奄一息時，師父請小沙彌送來半碗鹹菜，我覺得比什麼珍饈都美味，邊吃邊哭，當下發願將來一定要做好出家人，報答師恩。20歲長天花，全身潰爛，脫衣服時皮肉和衣布黏一塊，痛徹心扉。」（星雲大師）

星雲大師33歲得糖尿病一直到逝世。他自稱他的一生「與病為友」。

星雲大師1949年到台灣後，曾被不同派系的佛教人士指為「匪諜」，因當時正值敏感時刻（台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年—1991年實施的時候），隨即被抓入獄，所幸獲他人擔保才得以出獄。

1967年星雲大師賣屋並購入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約20多甲的山坡地，建築寺廟並定名該地為「佛光山」，當時還遭外界的嘲笑：「這地方連鬼都不來！」

但星雲大師輕鬆回覆：「人來、佛來就可以。」

星雲大師稱：「1949年，剛來到台灣時，我四處飄泊，無人收容，真正遇到難以度日的苦楚。不過，忍是一種力量，我開始與生活搏鬥，與命運挑戰。後來我輾轉來到宜蘭，生活才逐漸安定下來。」



朝露與千秋

上周末傳來消息，日本音樂家坂本龍一於3月28日去世，終年71歲。坂本大師曾在1987年為電影《末代皇帝》作曲，同時贏得奧斯卡和格林美大獎。他最為人熟知的名曲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（《Merry Christmas, Mr Lawrence》），更是治癒了無數人的內心。4月2日，坂本龍一的中國社交賬號發布告別視頻，並配文：「Ars longa, vita brevis. Art is long, life is short. 藝術千秋，人生朝露。」

我覺得這句話是對坂本大師的很好總結，也是他人生哲學的點睛之語，中文的表達更是從中華傳統文化的角度傳遞出人生的領悟。「朝露」是指早晨的露水存在時間短暫，比喻人生的短暫，逝去的日子只會愈來愈多。三國時期曹操《短歌行》就有名句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！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」坂本龍一對於人生就有這樣的大徹大悟，他接受採訪時曾表示：「確實，人的一生的時間時間每一天都在減少，確實有一個強烈的想法，就是不對自己說謊。我是個音樂家，所以想做真實的音樂，進而我也對自己不說謊，真實地生活下去。」他還說：「人類社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，需要我們去發聲。」當年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，他就舉行線上音樂會送上鼓勵，他用音樂藝術的力量給予弱勢關懷，給予世界關愛。

近年來，他的健康遇到問題，2014年確診咽喉癌，2021年罹患直腸癌，但他一直都沒有放棄工作，繼續創作音樂。他與香港有緣，為許鞍華電影《第一爐香》配樂，去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。今年西九文化區原定舉辦他的音樂會，但遺憾大師因病不能前來，1月中西九



燙嘴的廣東話

提起「港普」這二字，內地觀眾及內娛演藝人第一個想起的人，必然是香港女星蔡少芬。內娛中人都稱蔡少芬為「蔡蔡」（與菜字同音），蔡蔡的半鹹淡普通話經常令人忍俊不禁，尤其是她那副「我不感尷尬，尷尬的就是別人」的表情，眾人說想起都「捧腹大笑」，在內地電視綜藝節目中，他（她）們特別喜歡看到蔡蔡，亦是節目裏的笑點所在，由於有蔡蔡的「港普」在前，故此後來不少港星亮相各種綜藝節目講得一口「港普」，內地人都覺得「見怪不怪」，令他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是有港星將「秦始皇」說成「唇齒王」，港星張家輝自我介紹時將自己的名字說成「渣渣輝」，儘管「港普」的普通話發音鬧出不少笑話，然而使觀眾對港演藝人的印象更深，確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。

可是仍有一小撮人指「港普」的香港演藝人，其實也能說標準的普通話，只是有「港普」的「人設」出現，節目製作組就「打蛇隨棍上」炮製成節目惹笑的亮點，以吸引觀眾；但，也有人認為也許是「人設」，這又如何？重點是對節目組、港演藝人及觀眾而言，大家也是贏家，要你管！

內娛中人表示，由於內娛和港娛合作的機會多了，彼此學習對方的語言是很正常的事，大家亦樂此不疲，不要說香港演藝人說的是「港普」，內娛演藝人說廣東話（粵語）時，鬧出的笑話亦不遑多讓；早前就有內娛的一位男星跟港女星的對話，已使在場的人笑出眼淚，笑得不能自主了，男星對女星說，我只會「疼」你一個人！說成：我只會「捅」你一個人！這等，「燙嘴」的廣東話，任誰都笑出腹肌來啦！有部分內娛演藝人學講廣東話時發音如「青蛙叫」，家鄉話齊出等「語言精華」，同樣讓人哭笑不得，何嘗不是比比皆是，都不是刻意的「人設」哦！

內娛中人續說，學任何語言都是「欲速不達」的事情，不過港人在成長生活的環境接觸到不同語言的機會比內地人多，他相信不少港人是聽得懂普通話的，如數年前他們團隊來港工作，曾向港人問路，雖然對方說的是「港普」，卻能讓他們明白路線該怎樣走，對方怕他們迷路還繪畫了一張簡單地圖給他們，如此熱心的港人，是他們對港人好感加分的切實感覺，心存歧視，是等何幼稚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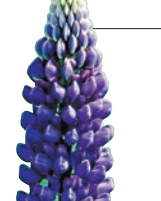


合作精神

和內地合作關係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，因為什麼樣的對手就有什麼樣的結果。聽不少朋友有不同的經歷，各有體會。

其中一位朋友W做中介，4年前當一切還是好景之時，她接了一間美容中心在廣州舉行大型活動，是該中心周年晚宴，中心分店遍布全國，所以晚宴上有數千人參加，大部分是女士。W要為晚宴邀請3位藝人歌手出席，她代邀請的湊巧全是英皇旗下的藝人，包括任達華、方中信和溫碧霞。在雙方洽談有關事宜，W了解了很多藝人的要求、公司的要求，合約精神，文件往來，過程繁複，難得的是英皇的負責同事和內地美容中心的同事都很好，彼此只為做好件事，朋友和他們三方面合作愉快，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到了最近另外一位朋友L便沒有那麼好運，一個來自杭州的某製作公司，因為參加今年的影視博覽展，參與的各地單位甚多，對方領導Y女士很想有媒體報道，L於是特別通過香港一位導演急於開幕前兩日找到公關幫手，臨危搵到多間媒體支持。L本以不夠時間安排為由推卻，無奈對方一再請求，彼此只在口頭協議，L



清明，寄母親

母親去世，算起來330天了，今天是清明節，是掃墓的日子，很多朋友告訴我從外地回來了，回來給父母掃墓。緬懷是釋解兒女思念父母最有效的方法，除此，就只剩下痛苦與寂寞了。沒娘的孩子，思念的痛苦，無法言說。這幾天，我從早晨哭到黃昏，並不出聲，而是無聲無息地落淚。許多夜裏我想做夢，夢到母親吧，可是，十幾個月來，靠用鎮靜藥入睡的人怎麼會有夢呢？睡着了的大腦裏是一潭死水，如同石化了一般不起一點波瀾，哪來的夢，哪裏可以與母親有再度相逢的時刻？

那夢無我，也無母親，更沒有我的靈魂。我的靈魂隨著那些思念的心，墜到深淵，趕到天涯去了，到了遙遠而又遙遠的地方，歸與不曾歸來，都與思念無關，與母親無關。我找不着了我的母親。直到現在，我才開始有夢，渾渾沌沌中，夢裏出現了許多很多奇怪的事，都是和亡人有關係的。夢中的情景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夢境裏沒有母親，也沒有她老入家的聲音，哪怕是母親不說話，給我一個側面，給我一個關注的眼神也行，最好是讓我看到她的面容。萬千的世界，萬千的人群裏，我也認得出來。我覺得母親是為了保護我的，她怕我害怕。我從小愛做噩夢，做着做着就嚇醒了，哭醒了，母親說我八字軟，每當做噩夢的時候，就叫叫我的小名，摸摸我的頭髮，就好了。

母親去世了，做噩夢了沒有人叫我，也沒有人摸摸我的頭髮，沒有人陪我繼續入睡，給我安慰。可我有許多話還想和她說，我準備了那麼久的話都還沒和她說呢。母女一場，在最後分別的那一剎，都來不及道別？都來不及告訴對方我們是怎樣愛她的嗎，想她的嗎，都來不及嗎？我恨恨生命的無常，剝奪了我對母親親別的权利，我恨恨人生，剝奪了我告訴母親多麼愛她的機會，她可是我的媽媽！

我可以和她聊聊，聊聊我的五舅，告訴她，五舅是哪年故去的，當初我沒有告訴她，是因為怕她難過。母親或許不相信，那個她經常掛在嘴邊的五舅，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去世了，現在，他們或許已經在天堂相逢，就算我現在說，也已晚了，天堂裏，什麼都是公開透明的。我要和母親說，大姑也已經去世了，大姑去世後我曾試探着和母親耳語，母親聽得迷迷糊糊的。我講大姑的病情，她的耳朵背，聽不真切，可她問我，有沒有把奠儀錢帶過去，我說替她「上賬」了，母親說應該，你大姑也來看過你爸爸。我們說起大姑那幾年來看父親，父親望着大姑的背影流淚，說着說着母親就把話題轉移到父親身上了。母親是心愛着父親的，父親也深愛着母親，不然父親當年為什麼那麼不遺餘力地追求母親呢？我姑且他們是相愛的，他們相攜了一生，輔助了一生。可我不明白，他們愛了一輩子，也吵了一輩子，爭爭吵吵，究竟是為了什麼呢？

父親是離不開母親的，年輕時血氣方剛，母親處處忍讓，老了彷彿整個人都變了，他對我說母親人緣好，他奇怪在小城，母親怎麼有那麼多的好朋友，熟悉與不熟悉的左鄰右舍，提到母親都對他豎大拇指，父親對母親說，我現在才知道你比我人緣好。父親臨終的時候跟我說，想回家，去看看你媽媽，父親臨終前和我說，你媽媽就靠你照顧了，母親頭一天為父親做了魚湯，第二天母親為父親做了小米粥和大米粥，這是父親點名的。做兩種，看看哪一種能吃上一口，母親說着說着眼裏就湧出淚花，母親的淚在那些日子裏估計是流乾了。

自此以後，我再也不和她說誰誰去世，再也不和她討論生老病死。母親以前愛穿月白小衫，制服藍褲，從此我讓母親穿紅紅火火的大紅外套，聽聽可以避災驅難的。我告訴母親，一切都是為了養生，除此，一切繁雜，什麼也不重要了。母親也十分配合，要不然，也不會享年90歲高齡。母親最為難過的，是知道了她的好友王姨去世的消息，不知道家人是怎麼說漏嘴了，讓母親聽到並難過了幾天。母親沉默着，原本開朗的笑語不見了。母親說她之所以難過，是因為她和王姨從年輕時就認識了，她們是好朋友，尤其是患難見真情的好姐妹。母親一直不知道，二姑子也已經去世了。母



若荷



楊生的英皇是很好的合作夥伴！ 作者供圖



日本付錢的N個辦法

多年沒去日本，一大發現是電子支付的方法更普及了，例如從前只能用iPhone增值他們的交通卡，現在Android機也可以了。

現在都是用信用卡增值，目測交通（如我們的八達通）IC卡最廣受應用，每一個城市都有不同牌子，但都是通用的。東京及關東用「Suica」、PASMO；大阪等關西用「PiTaPa」；名古屋等中部地區用「TOICA」、「manaca」；九州用「SUGOCA」、「nimoca」；「快捷卡」（Hayakaken）；北海道用「Kitaca」。無論是汽水機、交通工具或店舖付款，大多都接受IC卡。而最重要是我們去遊樂園玩，場內有不少遊戲都獨立收費，什麼卡都不接受，唯獨接受現金及IC卡。我們難得有IC卡，不斷用信用卡增值，省卻很多找贖時間，也不用帶着硬幣四圍走。

IC卡是一個驚喜，的確最方便，但用信用卡增值匯率不算好。出發前，朋友都介紹有扣賬卡（Debit Card），說所有地方也能用，包括汽水機。但原來朋友多去大城市，我們去日本旅遊則多去市郊或小市鎮，汽水機都不能掃卡，小店也不收信用卡或扣賬卡，幸得IC卡救命，乘車也便宜了。不想碰匯率的話，可用現金增值。當然，信用卡有時會做海外簽賬優惠，記得先登記才能享有。

扣賬卡最好是趁匯率低時，可以隨時入錢到戶口，在日本用時，便不受當時當日的匯率影響。大酒店及餐廳都收扣賬卡，感覺也划算。信用卡綁定電話不同的Apple Pay或Google Pay也可以用，但偏遠地方電話信號不好，便要用實體信用卡了。日本地方大，我們有時去偏遠一點的山中景點，已經收不到信號，唯有用現金或實體卡。

電話信號的話，現在多人用上台漫遊，少用付費電話卡，我和太太兩樣也有嘗試。如果不是太大用量的話，電話卡便宜少許，但若一般日常用，上台轉漫遊已經夠用，也不用換卡。現在價格也愈來愈便宜了！



春天該很好，你若尚在场

沒有一個冬天不會逾越，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。困於疫情所困，久違3年之久，終於再一次與家人開坐，燈火可親。

日日圍爐煮茶，在雙向缺失的生活裏，反覆打撈那些值得一再複述的細節，有會心一笑，有熱淚盈眶，有驚心動魄，有意難平，還有許多未能言盡的遺憾，全盤復甦。親情慰藉，是無法替代的依賴，也是取之不竭的人生力量。茶葉在銅爐裏上下翻騰，水氣氤氳，茶香幽微，歡笑着藉着嫩紋舒展，淚水順着水氣悄悄滑落。

窗外桃花正開，牡丹如盤，滿架的薔薇新葉簇擁，隨風浮動，已在悄悄醞釀花期。

夜夜燈下對酌，酒至酣處，多少素素不曾宣之於口的話語，流淌自如，宛若潺潺溪流，漫過慣於內斂的情緒和東方式的代際威嚴，把久違的思念、積年的芥蒂、堆在心頭的憤恨、壓在箱底的心事，全然浸透。理解是最沒有價值的共鳴，信任才是無拘無束的鬆弛。桌上一碟醬牛肉，一碟素炒香椿，一

碟素鎮米皮，一碟過油花生米。

婚嫁嫁娶，生老病死，人事代謝，日曆每天翻過一頁，看不見的細微變化，看得見的悲喜交加，都在積了許多頁後，偶然翻開才恍然大悟，感嘆時光匆匆，衰老來得太快，很多未做的事已有心無力，不少想說的話已話不投機。看見為生活積極奔走的人，一刻功夫也不願多耽誤；看見孩子投入在寫不完的作業裏，彷彿又回到了從前。看見年邁的人步履蹣跚，仍然吃力的向前掙扎；看見兩手空空的人，無所依從亦無所畏懼。看見歲月無光，其實是眼裏沒有了指望；看見世事無爭，更多是庸庸碌碌。看見車子在街上川流不息，擁擠擁擠；看見平整的曠野上高樹低，風輕雲動。自然總是不易察覺的四季更替色變，撫平所有的溝壑和傷痛。

過去3年，新成家的人已褪去青澀，滿心裏都是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，新生的孩子也開始學語學步，憧憬着長大變好。不敵疫症撒手人寰的人，墳塋上，碧草如茵，新柳婆娑。沒有人能永遠年輕，卻永遠都有年輕人在路上。

家中看門守院十餘年的老狗，去年中老而不治，猝然而逝，埋在別院的棗樹下。為防觸景生情，很長一段時間，狗是難再養了。正巧，鄰居家的花狸貓一胎生了5隻，剛斷奶就送了一隻。毛色黑白相間，望之乖巧柔順，鼻樑上一道雪白，襯着一對橘黃色的深邃眼線，很是討喜。此時雖還不到1歲，已是條長毛順，靈動異常，除了招惹鄰里的幾隻郎貓常在門口轉悠窺探，時不時還在葡萄架上匍匐攀爬，害得在葡萄藤上嬉戲的一群鳥雀，成日提心吊膽。



道路兩旁的楊樹新綠。 作者供圖